

四庫全書

集部

西陂類稿卷二十九

吏部尚書宋犖撰

尺牘

答盤山拙公四則

簿書委座心力為殫燒燈挑菜隨手都過遥憶青溝長松參天羣峰繞屋此時杏花雪深三尺令人有青鞵布韈之想損貺山蔬得未曾有佳句脩然無一點煙火氣

勉為屬和兒至亦得一首竝呈異時留作山中一段公案也

十日前將有薊門之行擬入山與師一晤憶友人詞云見十里五里青松暎將花未花紅杏竊謂此景當與師共領略乃竟以事阻信乎緣不可强耶悵悵蔬筍分惠深荷注存公如端為若筍歸明日朝衫誠可脫此山谷贈子瞻句也某今日恐未便受和尚硬差如何一笑

數日来賤體小極枯坐斗室中劇想高坐披對其奈盤山

雲樹遠在天末手翰忽来竝寄示諸作快讀數過頓覺紙牕木榻拂拂生春溫也冬寒惟為道法珍玉不備

千峰雪霽幽森光景宛在心目間悵不得好手圖来作卧遊也大師擁衲扶筇啟户即得如此人天供養消受無量覺怪石羅几閣未免饒舌附寄二事知無足以充方丈清設惟鑒皈忱不一

寄葉荃伯

庚申拜别又十一載矣相思之切屢形夢寐昨秋月夢

足下以菊花卷索題醒輒走筆成長歌令寄似用代握手一笑足下今年正七袠耶不獲尊酒稱慶廣緞揀參聊將遠意至兒来說尊體稍稍違和此自老人常態惟節飲食省思慮游心於方之外自當勿藥也每念吾輩皆藉先人餘蔭列名仕版初意宦途狡獪得一方面足矣不意非才如某謬叨

聖天子非常知遇一歲三遷遂膺旄節縱不能建樹非常亦不敢隨波而靡自欺以欺

朝廷因而認理過真守拙殊甚動與時乖未卜稅駕之所然旦夕不能忘我西陂徐圖引退如子瞻所云與君坐莊門喫瓜子炒豆當有日也公霖昨字來欲求辦組已轉致撫軍如其所請矣廣文先生出處得以自如不似某一領朝衫欲脫不得脫也笑笑季芷太藜見伯子建俱遍致再問尊嫂及闔眷萬安聞子岩秋闈得而復失良為扼腕破壁飛去不過遲之三年耳某十年不能自作書此札擬破例為之而苦於帶眼鏡又偶值臂痛

故仍令至兒代之

答潘蜀藻

平臺竹圃文酒流連忽忽將四十載曩承乏吳門恒有事於金陵意便中可以圖晤一展親戚情話不謂叨蒙聖明非常知遇數月間驟膺西江之命鼓枻泝流適楚氛震鄰因之豫章有警幸而定變俄頃四境晏然談者率以張肖甫之定浙亂謬相比擬即知己如足下亦未必不以遭逢之盛為僕稱慶也柰僕認理過真守拙日

甚此中不合時宜非可一二為故人道雖偃仰戟門鈴閣間而南湖鷗鷺發於夢想未審何時得扁舟落吾手耳手翰遙頒兼讀種種佳集欣如面談拙集及豫章祀紀附正有道别諭具悉不一一

寄王阮亭侍郎

犖蒞此三年以安心守拙為主始而吏民疑之漸且信之近則深山窮谷之老稺靡不相與樂之計列郡七十二城歲省金錢無算暇則焚香掃地而坐官舍闃寂不

異空山或聽炬兒誦左傳一二篇或娑娑椶櫚桃竹間
看孔雀雛鼓翅往來差不寂寞一切文案苛責直聽之
而已京華故舊契闊多年未嘗不歎然於心然將奈何
知己如先生想能諒原也拙詩刻後又得四卷獨今歳
爲多録上輒求批點千萬撥冗爲之紗葛聊以潤筆仍
是寒酸風味笑笑附寄三孔集及敝鄉沈文端貫靜子
諸君集統乞照收陳士業集容續呈徐巨源榆溪集外别
無全刻此中萬茂先鄧左之劉士雲余小星諸君皆式

徽之甚遺稿零落敝鄉劉山蔚近亦作古人可為浩歎

臨楮依依不宣

寄阮亭侍郎

犖於吳門四值鎖印今歲聿云暮吾家山香雪又將成海矣雖軍需孔亟羽檄交馳而事過心空不異巖谷近復於滄浪亭畔疊石種花時時小有吟咏諒先生聞之又笑我為別樣節督也茲顧子俠君入都奉寄謚法考廿册又蠶尾集刻成前二卷竝往廿册秋冬來兒輩有

事子湘病歸暫停剞劂者月餘故未竣工落燈後當漸次料理二家詩鈔刻已竟尚在校閲容即續寄俠君少年篤學所選元百家詩一時為之紙貴素仰高山願侍函丈惟先生進而教之假之羽毛將来自是我輩後勁也臘月十六夜偶過虎丘看月口占四絶句聊博一粲亦足為官熱心冷之證滄浪亭小戕附上望即和我把筆悵然

寄阮亭侍郎

先生台旆還

朝即辰興居萬福兒至家郵中具述高情垂注感感蜀道後集想又成帙矣蜀中山水自是奇絶少陵至今千餘年乃得先生兩番品題何所遭之幸耶新詩勿悋敎示犖劇地勞薪忽忽五載秋月承乏省闈又奉命賑濟淮陽一帶往來千餘里轉運經營心力為殫所幸百餘萬生靈不致流離失所差堪自慰目今疏請蠲租顒望恩澤正復眠食為廢耳承委大集陸續竣工文

畧昨已呈上今再往慧尾集二部乞照到諸版存荒署應發何處印行伏候宣示子湘近刻井梧集屬致二冊中有尊評三數條從犖述鹿軒詩中録出我輩尺素往還瑣幅閒話無一長安書牘語令熱客見之捧腹而走諒先生亦撚頴笑豎儒故態也俠君與至兒同中副車令人悵悵信筆覼縷不一

寄彭無山黄門

春月從舍姪接足下寄書娓娓數千言開心寫意無異

潞河把臂時適大雪盈尺於蕭然官舍中長歌起舞其
欣快非復語言可喻隨賦小詩紀事雖不及来書之高
古委折而語語流出肺腑一段勤懇至情似有針芥元
白千里唱酬形於夢寐以今較昔殆為過之今往小刻
中具載此詩足下試取閱之想亦犁然有當不以山川
之間阻為悵惘也聞榮補尚須時日不宜驟歸
主聖臣直非可以尋常例也叨在忘形必能心喻至於
足下將来事業如何期於不朽僕此時官況如何善於

弛擔尚望有以教我炬兒初學行文正在讀左傳向承

垂念特附以聞

復無山

久不得淮壖聞問正切相思使至得良書欣慰飢渴少陵所云紙長要是三過讀也進馬劉子忠悃流露大概足下以豪傑之氣骨力行聖賢之體認其不媿衾影不欺

君父一念真堪泣鬼神

主上聖明賜環有日縱知交相爲之殷恐未能遽返初服流行坎止聽其自然聖賢平實道理原是如此在足下今日秉流習坎亦惟有任運而已心言集崚嶒孤邁文品如其人得古人神理必不肯蹈古蹊逕倘聖門所稱不踐迹亦不入室意在是耶僕瀏覽前代文章之士自漢唐至今以文傳人較難以人傳文則易足下立品當是青史第一流不待文亦傳況文足傳耶以一身兼三不朽不足下望而誰望耶西河之痛久已忘情忽得

来函棖觸重一潛然夢幻空華旋當撥置耳青門集敘即日與子湘宣之喜極欲狂以為得鐵漢先生一言勝名流什伯語也立付剞劂竝切囑致謝承索江南通志架上偶缺此種容取到另致先寄似三家文二家詩滄浪小志三種皆近刻也僕硜硜故吾食貧日甚奉寄紗葛聊識相思佳果領到荷荷酷暑困人兼苦旱望雨憂心如焚通昔不成寐晨起趁小涼口占率復不盡

答無山中丞

自足下開府粤西音塵久隔己夘秋兒至北闈幸售荷足下從郵遞中賜書殷殷奬藉所謂疎於迹而不疎於心已早諭之矣兹中秋後五日陳紀綱捧手書至展讀之次恍如四千里外握手快談積懐為之一暢雅貺及賜兩兒方物俱領到謝謝昔軒介肅觀察武林嘗留客殺雞人驚異曰軒廉使今日殺雞留客大破費公今之介肅何破費如許得勿傷惠耶詢起居無恙外驚聞似君赴玉樓之召悲悼不已足下崛强不作西河戚足徵

道力堅定僕悵觸大亡兒舊痛不覺黯然神傷聞雨令孫英英玉立足下又有夢熊之兆知天之報施善人未艾也蒼梧吳使君齋呈

御書搨本迎

鑾日紀知尚未到此時當已入覽矣足下以非常之人膺非常之遇粤西已被深仁粤東又入大造一時岳牧四君子以莆田為首稱良可健羨前奉贈拙句云孤踪已致層霄上羣望方殷末路中竊自比於他山及讀尊

札老惟戒得窮當益堅桂性歲增惟老辣葵心晨發即
朝陽愧我饒舌矣歐陽思潁吾輩固有同情惟是嶺南
吏治未善盜熾民困正賴大君子湔洗而撫摩之尊體
雖苦暈眩視僕尚少三年邪可便作歸計僕今年六十
有八因前歲
大駕南巡蒙清健之褒不敢冒昧請告須再遲二年引
年疏懇倘遂西陂垂釣所深願也僕寓吳十載吏案如
山風波似海總守定湯潛菴二語事繁而御之以靜人

詐而待之以誠覺荆棘化為坦途寸心毫無罣礙目下
河工底績可期江南北俱大熟下河蠲賑可已俾躬劳
穏坐署齋時於小滄浪殘荷衰柳間得少佳趣第不堪
持贈也于襄勤公千載偉人誌狀所載不過官爵寵遇
其嘉謨密計都未收入昨從于太夫人乞得公存日自
記一二再當追思博訪僭撰公大事紀一篇録正知已
留之五十年後出而問世如何如何至公家庭蕭索太
夫人耄年艱苦吾輩歲時量力遺候正不必問悠悠世

態也昨浙中鹺使高君見過接其言論丰采信為吾道
干城愈服藻鑑不爽今歲江南補行計典大有才難之
歎安得如此公者為之推轂哉來歲鄉試兒筠與孫章
金頎知奮勉未審能副期望否郎子湘以病歸毗陵數
月未晤俟其來當致台意慕友錢塘馮山公景文章之
士筠輩業師吳門吳荊山士玉江左名士之冠與數晨夕殊
不寂寞均仰高山特附以聞僕幼而失學中年略事詞
章經史理學諸書毫未涉及近偶讀平湖陸稼書三魚

堂集心頗好之吾輩暮年當於此中生活輒以一部並江南通志奉覽廿一史補綴甫竟尚未印出容嗣寄吳織二種聊將遠念匪報也方苦秋熱晨起信筆作荅希照不宣

答曹實菴書

犖頓首復實菴足下七月廿八日得書知起居佳勝拜惠春茗新煙荷荷往歲拙句奉送有云他時相憶如相寄玄壁龍團色色佳何足下久要不忘乃爾耶每念足

下奇人黄山奇境必有不朽之篇為山靈增重今讀紀
遊諸什其髙則天都信始諸峰抜地參天也其浩瀚無
際則文殊臺下之雲海也其離奇夭矯則擾龍卧龍諸
松之盤空聳翠駭人心目也此山名作寥寥雖有傳者
今被實菴壓倒矣熊封和章森秀雄恣有韓蘇氣掌霖
長短句駸駸奪玉田之席足下拍肩揖袂其樂可知犖
居此凡百任運極人世崎嶇傾險皆以守拙二字處之
心地蕭閒不廢吟嘯昨楚中朱悔人来盤桓經月偕至

兒更唱迭和得詩數十首差慰岑寂今悔人歸東浦至兒亦將返里此後又當閣筆矣西江文官大小六百餘人無一好文墨商風雅者昨一人過東林寺囑其訪王新建遺蹟歸而見復云新建詩在屏風上已破壞無足取聞有一僧名惠遠能詩偶他出未及見嗟哉即此事令人如何發付真可笑殺也匡廬林壑幽邃相望咫尺恨不能曳杖一遊欲如足下與黃山結緣何可易得㸔於足下不過多輿夫四人門前鼓吹一部實則青鞵

布戩挹泉嚼慤之樂遜足下不知何等矣偶收拾三年来拙詩共三卷寄阮亭點定目前正謀付梓梓成即寄正熊封掌森介維諸君均希道意敝鄉沈文端貫靜子劉山蔚諸集竝此中三孔集及拙作二箋奉覽窯器四件侑簡統祈照入月日犖再拜

與邵子昆學使論鄉賢名宦從祀書

犖頓首奉書子昆執事曩在畿南曽於稠人中一望顔色忽忽别去當不復記憶然犖竊知執事正直有學問

君子人也中心識之未嘗暫忘邀緣天幸得與共事比
雖再通尺素俱寒暄候問常語兹有一事實關
國家大典而學政所當問者敢以商之左右記曰鄉先
生沒則祭於社鄉先生蓋即士大夫之賢而歸老而教
於其鄉者尚書大傳曰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耰鉏已
藏祈樂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是也既歿而不忘
其德乃相與尸祝之於社後世鄉賢有祀昉諸此傳曰
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漢元始間詔祀百辟卿士有益於

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信臣應詔又朱邑祀桐鄉王渙祀安陽亭則民自立祠後世名宦有祀昉諸此前明之制凡郡邑鄉賢名宦各附祀於學宮守令歲以春秋二仲率官屬行禮典綦重矣不意沿至末流冒濫日滋其弊天下皆然而江南尤甚江南之鄉賢祠則較名宦尤甚蓋名宦非稍稍遺愛在人士民莫肯阿好雖其子孫欲得之於祖父無可如何鄉賢則皆其子孫之陳乞與津要之請託始而薦紳之謹愿者得祀矣繼而薦

紳之有遺行者亦或祀矣始而科甲之貤封得祀矣既而入貲得官者之貤封亦祀矣甚至市籍估人其子列仕宦則亦巍然祀矣求之立徳立功立言一無託足考之鄉評公評史評畧無據依爼豆之席羅列駢塡眞僞混淆是非失實至使正人君子臨殁以此舉誡其後人因而孝子慈孫不忍以虛名奉其祖父嘻可慨也已士君子有風教之任者始未嘗不力持久之而情面所在稍示圓融藩籬一破來者接踵譬之江河日東滔滔汩

汨莫知所底夫以

國家風厲之大典而凌夷至是不有大賢孰持其後哉

執事固輩所素信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廬陵有言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屈之守具辨是非之識毅然決擇而力砥其頹波非執事任而誰任耶按鄉賢名宦向有咨部之例各省今皆行之故冒濫頗少近准部咨江浙兩省節孝照直隸例學院會同巡撫具題夫節孝屬執事為政矧茲事體較重豈可不

屬執事為政耶此後有通儒亮節果應祀典其人伏候執事核實會咨内部然後入祠雖未澄其源姑窒其流冒濫請乞日漸衰止其於風教裨補非小伏讀大疏有不徇情面語想見巖巖風采令人畏愛即此亦不徇之一端也或者軒車按部所至慨然澄清竝舉從前之真偽雜遝者確核而釐正之是又輩所欣然拭目者矣緣吏牘率略言不盡意輒奉長書僭布區區幸賜裁擇不宣

答朱悔人

犖頓首復悔人足下五年闊别兩月盤桓文酒流連無殊曩昔其樂可知足下解纜章江後諷詠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語真不覺黯然魂消矣接手札兼宣示近詩及廬山碑刻蔬筍種種不獨金石之音迸流几案而名山煙嵐之縹緲碑版文翰之奇古林壑風物之幽邃一一挹取不盡但别後詩思已枯不能即爲屬和須興發乃補爲之先以此爲息壤可耳笑笑昨曹實菴以黄山紀

遊詩見寄犖荅以君為黃山主人盡探黃山之勝犖為
廬山主人不得一望廬山面目較君縱多輿夫四人門
前鼓吹一部亦何益哉今為足下作答觸近前言彌增
悵恨目下江南梓人即至當為足下繡雕章江集一卷
其中寄大兒基二律與澹公茶話二絶竝昨寄簡次兒
至一律僭為刪去知不罪也拙作禦變詩刻王文成開
先寺紀功碑後自是勝舉愧不敢承尊稿評上犖再拜

與朱竹垞論荊公選唐詩

小役歸奉到王荆公百家唐詩擧繙閱終卷竊意此書非荆公元本即章安楊蟠所改竄也按蟠序云唐百家詩選得者幾希因命工刻版以廣其傳細字輕帙不過出斗酒金而直挾之於懷袖中由是人之几上往往皆有此詩矣云云語意俚淺可笑標門別類處尤大似三家村塾師所為擧今春於玉峰傳是樓借得玆選殘帙僅存四册去取大有可觀其編次之法依三唐次序以詩從人不更標名目卷數亦不止十按焦弱侯經籍考

列荆公百家唐詩二十卷犖所見已至十六卷王建詩入選最富乃獨當二卷而此本絶少王昌齡李頎長篇亦覺寥寥可見此本不但翻刻并其去取亂之矣宋人有云荆公於宋次道家得唐人詩集擇善者籖帖其上令吏鈔吏厭字多輒移所取長詩籖置不取小詩上因悟當時所見定是此本而覽者乃歸咎於鈔吏凡事譌以傳譌大概如此可一笑也然鏤板頗精定為宋槧亡疑謹完上竝希先生於親友藏書家覓得元本寄視幸

甚幸甚即日于役白門倚裝卒卒不宣

與吳孟舉

每對叔度輒作數日喜別去乃爾黯然深淨軒中尊酒細論良晤何可多得耶董氏梨園樂部足冠一時吳寶郎演玉茗堂倩女離魂真不禁聞歌唤奈何矣惜足下遄返虛此一段佳話增悵悵也求題魚麥圖詩希即賜教賤累重九可抵金閶次兒亦來此間冬緒蕭閒擬邀足下齋閣聯吟一續城南高韻耳石齋先生孝經如已

覔得幸付去役子湘囑致文集一部臨楲瞻泝

答王山史

層氷飛雪中仙舟北首闕於言面念至黯然奉手札欣然慰也敬審足下道履清佳范文貞公扇領到甚喜僕藏弆便面百餘多舊人名蹟得此定推第一葢物以人重不第區區翰墨也敬謝敬謝辱謬諈諉拙序僕於經學未窺藩籬不敢作自欺語若詩文大集當僶俛如教然終是佛頭罪過似不如竟已之也客歲與許時菴學使

共有本朝名家文鈔之役刻成寄似一部恐選未必當
足下幸有以教我邵子湘適來金閶竝囑致青門一集
内旅稿六卷未有序意欲丐足下一言值簿領紛拏口
占侍書率復不盡

寄李梅崖中丞

京華聯步上谷題襟回首前塵殆將三紀放翁云去日
如飛埃洵非虛語己卯夏扈從
回鑾於 江南境上河堤葭菼中幸遘光儀悤悤數語而

别近今悵惘嗣閒先生屏藩荆楚聲望烜赫昔軒介肅留容殺難便稱異事以公相較不啻過之以是輿頌洋溢上徹

宸聰建牙江右凡在同心靡不企羡僕揣先生處此其枘鑿不相入者正復不少今則公道久而愈昭始信大君子行事逺出尋常萬萬矣南浦東湖為僕舊遊地種種陋態難逃冰鑒雖不敢方駕高賢而四年認真守拙之苦心或不貽識於知己僕昔移節平江萬姓遮塗輿

柅不行與公今日黃鶴樓邉攀留雨泣彷彿似之吾兩
人清夜捫心畧無愧怍正未可為一二俗人言也僕題
豫章署齋云雲白峰青煥發廬山真面目蛟騰鳳起挹
揚滕閣舊風流似預為先生設者亦惟先生能喻之兹
旌幢榮莅父老子弟歡聲雷動特遣下走申賀一卮乞
賜叱存江分左右事則一體向後凡百藉庇素心知不
我棄在先生播壯猷於方新僕亦凜素操於末路期為
聖世完人足矣此語去春

行在曾經面奏今復為先生言之當信其無欺也會城郭外之北蘭寺廬山之開先寺皆僕素所遊歷其地最勝今得清詩名筆照燭其間後來居上又添一段佳話家刻十六種寄正依然措大風味呵呵别後新詩及尊刻名賢法帖竝望賜教飢渴俟之

寄謝方山

一别二十年企慕形諸夢寐足下高蹈遠引如雲中白鶴可望而不可即凡在遊好靡不欽歎僕不才猥蒙

聖天子格外恩遇持節大江左右十有八年安貧守拙毫無善狀乃三次迎
鑾荷
寵賚有加雖胡忠簡王音問答所載不是過也客冬以衰病引年復承意外
簡拔俾長六卿並任以来兢兢如履春冰尚望知已有以教之歲杪接讀杏村尊集並見贈詩翛然塵外品在韋柳之間是人是詩同一不朽佩服佩服輒用集中韻

奉和一首求正拙刻綿津集及古今韻略施註蘇詩王荆公唐詩選三家文鈔二家詩鈔十五子詩豫章祀紀吳風滄浪小志筠廊二筆附呈覽尚有未竟之刻容續寄趨

朝集議之暇草草作此幸即賜答聞阮亭司寇致書足下四次不一答云巢許那得與皋夔往来愚意當日巢許胸中正多此一芥帶耳呵呵臨風神逹不一

答李少司空貞孟

客歲台駕南歸僕已翛然有西陂之想奉贈詩有他日

望衡尋舊隱渦河同上打魚船之句今如願矣快何如

之抵舍旬餘俗冗蝟集尚未遣候而盛使齎台函遠来

詢知近履清勝不日命駕過我敬于西陂煙水中掃芟

梁設釣筒以待僕三十年来荷

聖天子非常知遇

陛辭時復蒙

眷注優渥為曠代罕覯清河送

駕淚下如雨令戢影田間又不禁神依
北闕奚連日乘
賜馬烏獬鷹據鞍顧盼光溢道途但不似廉將軍心企
復用耳笑笑僕和
御製詩曾及尊銜吾輩骨肉之好已達
宸聰足下似不容不一和也

寄午亭相國

京國三年時以公務參侍左右或竟日不得一語而寸

心相照倡酬之作積於笥篋迨擧歸田以來山川悠漫可謂阻於迹矣而不阻於心前月既拜良書即辰又接便門感舊佳什深情古道流露行墨閒何先生愛我如是之篤耶適逢鴻便走筆奉荅長句一章雖吟情荒澀不足副大君子引掖之雅亦秪㣲區區於萬一而已雪苑花事最盛不見三十餘載明春擬加意領略秋風一起便攜遺腹孫章金爲崧山之遊遍歷三十六峰爲先生作前導俟吾輩九十時當扶筇共探其盛也犖久不

作書拙作成隨手一揮醜態畢露且錯訛不一擬令外孫高岑代之而孫韋金謂代之遂失真意是以仍寄以博一笑不恭之愆所不計矣仍望嗣音用慰飢渴

與鹿蘭皐中丞議賑濟書

逕啟犖歸田後株守西陂地方事從不與聞不料今歲罹此奇災夏秋兩收盡已委之波臣萬姓嗸嗸顛連盈道前汪公在任雖經報災而荒政未修自執事下車即以賑濟入

告災黎始有更生之望而側聽日久膏澤尚稽榮受
皇上非常眷顧目覩
廟堂側席時以一夫不獲為憂而隱情惜已不能佐執
事急行賙恤不惟自負抑且負
國矣昔人有云救災當如救焚早一日則有一日之利
遲一日則有一日之害凡常平倉穀原爲備荒而設而
州縣積習類難問其有無必待本地倉穀以賑本地之
民恐緩不及事者多目今開歸二屬豐歉相半而河北

三府號稱有年若先發三府所積行賑俟本地倉穀查出以償不過一轉移間可立起白骨而肉之執事饑溺在躬此番救荒之效自與富文忠治青范文正治杭相並深籌密畫知不待鄙言之畢也犖賦性迂愚而賑饑一事實所素習此言非欲私於鄉里亦非借以邀名避謗但念

聖明在上停徵蠲賦

恩綸疊沛而道殣未除不無隱恫且兩年京邸承執事

肝膽相照事同一體故敢煩詞上瀆惟鑒其悃忱而加之採擇幸甚幸甚

西陂類稿卷二十九

西陂類稿卷三十

吏部尚書宋犖撰

行述

先母劉夫人行實

余家自從曽祖莊敏公以理學名臣制為家訓一族之中若遠若近咸相勸勉不衰於是余王母

詔贈夫人張氏

詔封太夫人丁氏著懿德於前余母
詔封夫人劉氏嗣徽音於後嗚呼痛哉母之亡閱一年
矣以不孝㷀抱病苫次不獲赴
闕請郵歸窆無期罔極之恩既不可以報至於起居飲
食色笑之可思慕者皆邈焉不可得而親姻戚有問及
吾母者不孝㷀及弟炘與炌但匍匐稽顙以手指胸泣
血而不能言會不孝㷀病少愈謹以母嘉言懿事可傳
於鄉閭者質述一二庶以俟有道而文者狀且銘焉夫

人商丘人父諱永貽明萬歷辛卯科舉人爲先王父福

山公

詔贈大學士諱沾同年友母賈氏夫人幼事父母以孝

聞年十六歸文康公值贈公已殁張太夫人尋亦殁奉丁

太夫人温凊甘旨不愆於儀丁太夫人常稱之曰事姑者

當如此夫人相文康公謹愼周詳凡有所欲言必視文

康公色喜然後進事大小無攸遂祭祀盡禮蒸嘗俎豆

必躬必潔庭戶之間不聞人聲及文康公壯而無子勸

娶李趙郝三夫人愛如娣姒明天啟中文康公宰陽曲夫人勸以小心廉謹曰一入仕途功令隨其後幸惟福山公清德是紹當是時閹人魏忠賢專政當事請建生祠於陽曲文康公拒不從忠賢使来偵其故禍且不測夫人曰以直道觸法網人臣之義但丁太夫人耆暮無依盍以病歸文康公遂浩然掛冠會忠賢敗而止崇禎中文康公為給事中草銓政數十年大弊貽禍封疆一疏夫人又申前歸養之說丁太夫人慫慂使上之一時歎丁

太夫人之賢文康公之忠而嘉夫人之孝焉後文康公

為順天廵撫甫三日而流寇陷京師偽爵遍漁陽文康

公誅其將黄錠等謂夫人曰我封疆重臣誼當報雖然

死在旦夕丁太夫在子善事之夫人率家口五十人奉

丁太夫人避山中流離之際昏晨問視如常儀會

王師入關公廵撫如故夫人曰讎已報可長往矣文康

公疏辭不許迨文康公徵拜為相夫人復申前請六年

而

子告歸里夫人㬋然喜靜好黽勉比於良友其教育諸子也雖顧復撫摩無不周至有大過未嘗不面數之不孝犖病夫人禱於神寢食俱廢一日不孝犖出飲歸漏下四鼓夫人猶未寢曰汝不記丁太夫人之訓汝父乎曰爾從文學之士遊則吾喜非是吾竟日不能食以故汝父力於學卒致貴顯豈於汝而可不敬承其訓乎語罷悽然不孝從此不敢為長夜飲文康公卒將葬不孝犖請於夫人鬻產以襄事夫人不允曰

朝廷頒勑賜兆遣官營送所以重汝父之清德也今第隨家有無何必鬻産且産先祖所留非汝父置奈何鬻之不孝犖卒鬻産夫人亦不加責鄉閭稱之近水旱頻仍賦役煩興不孝犖又好與海内賢人君子游及文康公故舊往来讌聚戸外之屨常滿用或不足夫人出簪珥佐之曰不忍以米鹽困吾子使亂其心夫人御下寛僕婢輩不輕以鞭扑加之當壬午流寇破宋夫人匿於民舍為舅氏僕婦所侮及文康公晉開府其婦與夫叩

首以請夫人曰悔者不記為汝何罪之有遣之人服其量焉夫人享年六十有二以萬歷戊戌年二月十一日辰時生以順治己亥年六月二十六日申時卒以文康公官

詔封夫人嗚呼痛哉昔文康公之歿也餘圖書數卷窀穸之費貸於親戚夫人沒而餘十二金即三日前副使徐公必遠所饋藥餌資也其澹泊有如此夫人每布衣疏食與家人婦同紡績偶鄰婦過不辨為夫人焉其勤

儉有如此所以不愧於莊敏公之家訓歟子四長焞李
夫人出壬午之亂出亡不知所在次即不孝煢也侍衛
娶明兵部左侍郎葉公諱廷桂女次炘中書科中書舍
人娶御史王公諱應昌女趙夫人出次炌國子監官監
生初聘少保兼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劉公諱餘祐女未
歸殤娶中書科中書舍人梁公諱遂女郝夫人出女三
長適明太常寺卿侯公諱執蒲子生員慮次適明光禄
寺署丞侯公諱執中子生員勤李夫人出次許字少傅

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劉公諱昌子官生士元郝夫人出孫八基至未聘陸聘户部郎中崔公諱掄奇女著未聘犖出逵聘生員劉公諱榛女起聘生員葉公諱元渥女貢載未聘炘出孫女六一許字貢士侯公諱忭子方至三未字犖出一許字孝廉徐公諱作肅子世際一未字炘出不孝子犖泣血謹述

先生母趙太孺人行略

嗚呼痛哉我母太孺人遂舍不孝而長逝耶維十二月

十七日實為太孺人誕辰先一月不孝在黃署出俸金備衣物陳之將母樓前北向再拜手授使者走都門為太孺人壽寄書弟炘曰言念母氏不能膝前進一觴余尚可以為人哉不謂書成而心動使者未出門訃音至矣嗚呼痛哉居常念吾父相國文康公享年五十有五嫡妣劉夫人享年六十有二皆以未登大年為恨今太孺人享年五十有三愈不逮兩先人矣不孝興言及此五内崩摧若受鋒刃安能追憶太孺人生平懿美著之

於篇然實客賜弔者問及母氏不孝但稽顙苫次茫無以對所謂先人有美弗傳不孝滋懼甚謹匍匐泣血而質述之太孺人姓趙處士公諱時之女生而端莊事親以孝先文康公壯猶無子先嫡妣劉夫人勸公娶賢淑為副太孺人笄而歸公時先王母丁太夫人在堂顧之喜語劉夫人曰吾家自莊敏公以來世為名門內德茂著新婦必能佐汝相夫子承先烈劉夫人亦喜太孺人顧遜謝不敢當莊敏公者不孝從曾祖父諱纁明神宗

家宰以嚴訓刑家為宇內稱式者也太孺人慈惠勤敏從不以鞭扑加僕婢有過失理諭而遣之門以內事無大小必躬親操紡績執烹飪晨昏不倦久之丁太夫人愈大喜劉夫人遂以家政全委焉處李郝兩庶母間以和謹自飭兩庶母咸德太孺人終身無間言年十八育不孝犖又五年育弟炘不孝兄弟生數歲皆依劉夫人為命不知其為太孺人出也後從婢子稍聞之以問太孺人太孺人笑而不答嗚呼太孺人之曉大義度越尋

常遠矣當文康公為給諫抗疏忤時禍且不測為中丞戎馬倥偬瀕於危殆者數矣曰以丁太夫人爲念賴太孺人偕劉夫人贊襄於內甘旨無缺卒無貽文康公憂明末寇屠宋郡太孺人隨文康公夜竄荆棘中手攜炘以一牛載劉夫人與不孝犖太孺人且牽且走艱辛萬狀外祖處士公春秋高衣衾棺槨皆取辦太孺人手績布數十端貯之别篋一旦聞訃悉攜所豫備者出以助喪鄉閭至今歎美之事繼母盡禮待弱弟情好最篤即

遇劉氏舅無殊同氣迨不孝以侍衛出佐黄郡太孺人

就養官舍教以廉敏小心每語不孝曰天何厚吾家簪

纓相繼者累世葢源遠則流長耳兒居官幸自勉毋忘

祖若父不孝敬受命不孝判黄五載迄無善狀然不敢

自暴棄以貽厥累者皆奉太孺人訓也太孺人喜濟人

急恒出典簪珥以贍困窮稱人之善孜孜惟恐不及於

兒女輩愛養周摯拮据不恤弟炘婦王孺人卒妹氏又

喪於遠方哀痛遘疾遂不起妹爲庶母郝太孺人出太

孺人一視為已子其居心忠厚抑天性然耶歲丁未不孝以代

覲如都送太孺人返舍明年

覲畢返黄便道定省臨别太孺人淚盈盈承睫曰努力無相憶也不孝含悽就道旋聞弟炘從京邸迎養幸遇覃恩封太孺人不孝舉手加額謂罔極之恩藉以少展孰知太孺人目送不孝之日即不孝與太孺人永訣之日也嗚呼痛哉已酉秋不孝董漕事舟泊江上夜夢太

孺人執不孝手形狀慘頹異於常日追寤怳惚如有所聞見起援筆為詩紀之曰幾日渚江上高堂壓夢頻京華千里隔顏色暫時親薄宦終何補中宵漫愴神慈烏天外至鳴噪向荒榛為之不怡者屢日時方初秋意者太孺人念兒遠遊無從訣別魂夢涉風濤走萬里其朕兆固先見耶弟炘来訃云母素無病妹氏凶問至絮泣不休痰疾或作或瘳然不謂其遽棄世也偶夜半呼基起兩孫至與之圍爐話昔年亂離景況悽然泣下須臾

痰湧而卒基不孝犖冢子也太孺人篤愛之適以赴監至京猶及與太孺人一見信有天意云太孺人生於明萬歴丁巳年十二月十七日子時卒於康熈己酉年十月二十二日丑時子二長即不孝犖也湖廣黄州府通判娶明兵部左侍郎葉公廷桂女次炘吏部稽勲清吏司主事娶監察御史王公應昌女孫六犖出者四基生員娶兵部主事狄公宗哲女至聘監貢劉公動女陛聘户部郎中崔公掄奇女著聘進士李公芳廣女炘出者

二起聘生員葉公元渥女起未聘孫女十一塋出者六
長適貢士侯公忭子監生方至二許字江西提學道僉
事王公震生子監生組三許字生員侯公懃子方履四
許字工部主事劉公士龍子聖學五未字六許字江西
嶺北道右參政湯公斌子沆炘出者五長許字舉人徐
公作肅子世際二許字福建南安縣知縣劉公佑子栴
三未字四許字內翰林弘文院編修李公元振子繼修
五未字曾孫一人如金未聘基出不孝男塋泣血謹述

亡弟介子行狀

嗟乎痛哉余安忍狀介子哉今夏六月

上幸古北口余奉檄運米於密雲密雲舊為先文康建節地制府傾圮惟古槐突兀猶存憶介子方兩歲繃衣文褓繞樹下為之臨風慨然因作書寄介子書到而介子病已革不能語子昭弟持示之含淚頫其首須臾而亡嗟乎痛哉余安忍狀介子哉然非狀則幽宮之銘無從述也爰和淚濡筆而質紀之介子姓宋氏名炌介子

其字亦稱介山余季弟也明末天下大亂先文康攜家避難江南舟過宿遷而介子生幼秀穎異羣兒先文康故善飲介子數歲即耽杯酌家人戲之曰而欲效若翁耶先文康見背時甫十齡居喪如成人事先母劉夫人今庶母郝太孺人最孝於余與子昭風雨聯牀得友于之樂弱冠工制義能詩善畫以門廕入國學余家為中州舊族而余又好交遊喜詞賦以故介子所至皆班荊於賢豪長者性恬雅風期遐暢類晉人於文酒高會時

出諧語傾座上客頗擅風流之譽遇事則周詳謙謹無疾言遽色居然退讓君子也於鄉閭族黨無間言下至奴婢終身無呵責嘗謂余曰人言恕最難持我覺世無一事可怒者噫其養可知已歲辛酉以候補内閣中書中式順天鄉試名次四十七受知於沈扶蒼歸孝儀沈昭子三先生咸愛重之先文康以前辛酉舉於鄉介子追蹤其後以為公輔可期乃竟以胃病歿天乎天乎於理有不可解者其詩初學王孟近奉教於王阮亭先生

又從余辨析氣格聲調精求乎漢魏唐宋作者之意一變而為古勁幽折之音七言近體尤擅塲殆不減李義山有集二卷校而刻之家塾畫花草類陳白陽徐文長山水秀潤得董巨遺法人求之多不可得時揮灑於斷縑敗紙精光炯炯動人為余黄州所作花草十二幅耳介子生於明崇禎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戌時卒於康熙二十二年閏六月初七日辰時年四十有一

勅授徵仕郎祖諱沾明山東福山縣知縣祖母張丁丙

太夫人考諱權內國史院大學士謚文康母劉夫人生母郝太孺人初聘兵部尚書劉公諱餘祐女未娶殤娶山東提學道僉事梁公諱遂女封孺人子二壆生員娶生員葉公諱元溥女壔聘前錦衣衛千戶葉公諱元滋女孫女二壆出未字將於某年月日葬於先文康賜兆之旁因以狀寄壆俾乞銘於劉山蔚榛山蔚蓋親串中之有德而文者與介子情好最篤云兄犖拄淚狀

庶母郝太孺人行略

嗚呼太孺人遂溘然棄人間世耶太孺人素健旺自弟
炘迎養蕪陰歸途驚於覆車而一疾纏綿越七年卒以
不起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犖是時待罪通潞既不能親
視含殮今將啟先文康公之
賜兆而祔焉犖又新奉江藩之
命王程急迫無能臨穴一號泣以瞻望我先公先夫人
託體之山阿誰謂宋遠一葦難杭則淚眼欲枯而悲腸
欲碎矣憶庚申夏犖自贛復

命便道歸省得侍太孺人之色笑不謂自此杳靄白雲頓成人天之隔也嗚呼痛哉太孺人生平婦道母德不可湮沒於無聞而奈煢五衷摧裂莫能件繫其詳謹約畧質述其一二大者付其受重孫壆持以乞吾友劉子山蔚銘其墓石焉太孺人姓郝氏順天人處士諱有德之次女先文康公居黃門省時與宛平劉少保相善也少保公納郝處士長女知其妹之賢又加於姊少保公因自爲蹇脩於先文康公而納之於京邸及生吾弟炌

先文康公求少保公女少保公曰賢母之子必有異顧聞命太孺人事先王母丁太夫人有無形無聲之視聽而事先文康公及先夫人敬順有儀處吾母趙夫人李庶母之間謙和友善始終無間言平居莊以自持無詭笑無絮語余家自先莊敏公垂範甚肅門以內不敢有嘻嘻聲而太孺人尤恪謹出於天性丁太夫人劉夫人交悅之待以異數當李自成之變太孺人奉丁太夫人劉夫人轉徙流離而左右扶持無倦色及次第遭丁太

夫人文康公劉夫人之大故凡附身附棺與祭祀賔客之奉皆一一經畫周到無缺禮遇諸子婦藹然慈和即僕婦亦措鞭扑而不用弟炌友順温仁至死不見有疾言遽色者太孺人之化也先文康公棄賔客時弟炌方十歲太孺人卒能教之有成康熈十六年炌由官監生授内閣中書太孺人得邀
勅命又四年炌登賢書太孺人喜曰吾可報其父於地下矣未二年而炌亡明年弟炘亡又明年太孺人亦考

終焉嗚呼天乎其何弗弔予家至於此極也三年之間三訃疊來而余一官羈縻止於為位長號余其罪人也乎太孺人生於明天啓癸亥正月初六日卒於康熙乙丑正月初八日享年六十有三子男一即炌也内閣中書辛酉科舉人初聘少保兼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劉公餘祐女未歸殤娶貴州糧驛道按察司僉事梁公遂女封孺人女一適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劉公昌子鄧川州知州士元早亡孫學貢生娶增廣生葉公元溥

女壽聘前錦衣衛千戸葉公元滋女曾孫繡虎聘武安縣儒學教諭劉公勳孫女太學生德至女曾孫女二一未字一許字舉人徐公作肅孫廪生世際子能昌皆學出杖期子犖拉淚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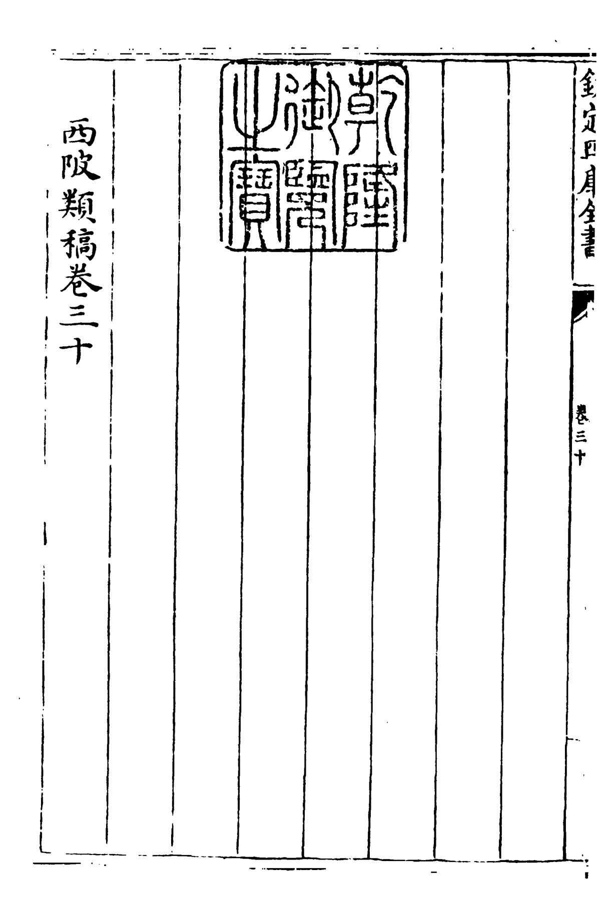
亡兒陸行略

余諸子皆有雋才能讀書而三子陸四子著獨不幸短命死著之死也余親為文誌其墓又有高侍郎念東先生哀辭載家乘陸死時余方客京師又當諸子女俱無恙

而突聞陸之變悲不自勝余素善病家人輩恐憂能傷
人勸余痛自抑久之遂不敢憶及今甲戌夏距陸死葢
十有七年矣陸之子吉金省余平江官舍出陸所書詩
一卷求毗陵邵君子湘跋而藏之余嘉其意因追錄陸
一二遺事授吉金俾更乞子湘誌陸墓垂不朽焉陸字
海叔商丘縣諸生居恒遵先莊敏福山文康諸公累世
家法循循自好數歲時值母葉淑人病晝夜省視不少
懈每用藥則與兄弟爭嘗之躬調以進淑人稍假寐則

數穴牕紙含淚而望舉家為之感動一日遣陸過鄰邑
致弔時深秋大風雨寒甚余觧一爽衣之期三日返次
日遽歸余詰何速也對曰恐大人需裘故遄返耳其孝
謹多類此陸侁傳時余宦遊不及親為督課少長以制
義數篇寄燕邸余與陳太史介眉同觀介眉曰近日時
文畀弱亟須此清陳蒼莽之作正之余驚喜始知其能
文也同里徐孝廉恭士以善書名有題余東園詩曰乾
葉閒中落虛堂冷色侵余最愛之他日陸竊書二句於

壁勁拔可觀後不署名余頗疑恭士筆問知為陸書則
益驚喜余又訝其能書也嗚呼方以大成期之而不謂
遽得瘵疾以死死時年僅二十有一嗚呼余所為撫今
追昔閱十七年而中心如擣不禁淚霪霪下也陸生於
順治戊戌年八月二十六日卒於康熙戊午年二月十
六日娶戶部雲南司郎中夏邑崔公掄奇女子男子一
即吉金歲貢生候選教諭女子一許字同邑劉錫嘏孫
齊萬



西陂類稿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陂類稿卷三十一至三十三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朱腹松

西陂類稿卷三十一

吏部尚書宋犖撰

行述墓誌祭文

亡室葉淑人行述

嗚呼余年來所遭不造骨肉摧喪屢離期功之戚干支家言今歲將不利於内子余聞即心動正月三孫岐金殤余意足以當之孰意命數有定余妻葉淑人竟溘然

長逝耶念結髮五十年自先王母丁太夫人至曾孫齊萬已六世矣皆余與淑人所身歷今一旦舍余而去中心慘割如何可言又念淑人生平嫻內則明大義具才德有不可泯者爰抆淚質紀之一二文章之士賜之一言按淑人先世本江西泰和人七世祖諱受徙商丘之穀熟集為商丘人祖諱呈春以貢授訓導父諱廷桂明天啟壬戌進士歷官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沿邊軍務崇禎朝先文康官給事中司馬公官曹

郎情好最篤余始生司馬公飲先文康寓齋舉巵相向曰我異日生女當與結姻明年淑人生遂訂盟焉淑人嫡母李淑人生母帥孺人淑人生數日帥卽亡李淑人撫之不異已出方數歲值甲申之變隨司馬公浮家江浙音問杳然司馬公歿李淑人攜淑人歸里余時以門廕入

朝侍衛丁太夫人謂先文康曰葉家女雖在弱齡可令榮迎娶慰我七十老人意遲恐不能待也以是淑人年

十三即歸余時余家鼎盛丁太夫人余母劉夫人生母趙淑人庶母郝孺人皆在堂淑人曲盡孝謹處諸姑娣姒無閒言余家自莊敏公以來家法嚴整至丁太夫人及余母愈加慎飭族黨推爲女師余母在日即命淑人代綜家政迨今五十年於姻戚里黨吉凶往來歲時祭祀饋食及田園租稅之稽核衣服酒醯米鹽之瑣屑皆井井有條理纖悉不苟其操作之勤自奉之儉有里中婦所不能堪者淑人産五男六女男督之向學女教之治

家男學業進則驩然喜否則嚴責之不少假人咸曰淑人善敎子女適人皆勉以恪守女誡無攸遂惟酒食是議每戒曰吾見人家女子歸寧多言姑之薄語絮絮不休吾甚非之顧汝曹毋復然不則吾不令汝歸也女唯唯人咸曰淑人善訓女余官黃州時淑人奉趙淑人歸里勸余納妾薛氏生子筠七日而薛亡淑人篤愛之每摩其頂曰余諸子女皆婚嫁獨此子未婚是余所惓惓耳余自官郎署即不以家隨迨叨

聖天子非常知遇一歳三遷再膺旄節
國恩愈重家計愈踈二十年來無一衣一簪珥寄淑人
淑人從家郵中數數以廉謹相勗曰我家中黽勉耕紝
足爲兒孫計不願君寄一錢歸也噫室人交讁自古已
然余何以得此於淑人哉余年十七八即抱清羸疾藥
餌終身淑人素健甚藥不入口三年前忽嬰血疾少間
余迎之來吳方謂高堂謝世手足彫傷獨白首夫婦天
涯相對庶幾少慰余懷不謂兩年聚首一旦摧折未免

有情何以堪此嗟哉嗟哉遺挂在壁清塵委牀此余所
以老淚涔涔嗚唈而不能自已也數日前家人來吳淑
人之娣寄語兒輩曰爾母曩衣一香色綾襖將十年矣
今在署中吾料必仍著此衣余聞之笑曰果然其儉朴
多類此淑人生於明崇禎乙亥四月十二日卒於康熙
丁丑四月初二日得年六十有三初封安人再封恭人
三封淑人子男子六基直隷保定府同知娶兵部車駕
司主事狄公宗哲女皆前卒至内子順天鄉試副榜娶

慈谿縣知縣劉公勷女陸郡庠生前卒娶户部主事崔公掄奇女著邑庠生娶中書舍人李公芳廣女皆前卒致貢生初娶安平縣知縣劉公士冠女繼娶滄州知州王公羽女皆淑人出筠郡庠生聘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李公天馥女薛氏出女子六一適貢生侯公忭子理藩院知事方至一適江西提學道王公震生子元氏縣知縣組一適貢生侯公勲子廪監生方履一適江南提學道劉公士龍子南陽縣訓導聖學一適鎮守開歸

等處總兵官左都督高公第子世襲二等阿達哈哈番
拱嶴一適工部尚書湯公斌子貢生沆俱淑人出孫男
六基出者二如金候選中書初娶理藩院院判李公會
生女繼娶貢生侯公方揆女歧金郡庠生前卒至出者
一華金聘翰林院檢討甯公克勤女陸出者一吉金臨
潁縣學教諭娶候選州同知李公倓生女著出者一韋
金邑庠生娶候選通判葉公增英女致出者一禹金未
聘孫女二一適監生劉公德載子錫蝦陸出一未字至

出曾孫一齊萬吉金出當基與狄氏相繼亡不忍聞之淑人淑人病中夢見狄氏曰吾夫婦已死顧姑無念我不久當相見也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亡兒著壙誌

商丘宋犖牧仲曰兒著字錦含行四余妻葉安人出爲邑諸生勤學工書法試輒高等以病痞夭憶兒數歲時與諸兄以小過觸余怒將杖之先母趙宜人爲之言兒從邇諸兄長跪請杖曰杖則心安否是不受敎也其幼

而明理如此後余以刑部員外郎榷關贑州欲革船稅每年可省商人數千金吏胥多旁撓皃從傍曰吏不過八人商則千萬人與其八人悦何若千萬人悦耶余是其語毅然行之凡四方名流過贑輒令皃師事之嘗爲皃銘一硯曰女方其外而去其稜角因其自然而不琢其璞斯文章所由作知皃之奉教於棐几至矣歸途泛大江和余詩云駘蕩輕風日欲斜雲烟縹緲接平沙舟人指點江天外朵朵芙蓉是九華今刻之雙江唱和集

中王阮亭先生極稱之兒學詩纔數月所存祇此耳平時寡言笑神氣淵涵不露余期之者甚至而竟夭於痞是可痛也兒生於順治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卒於康熙十九年八月十一日年二十一娶候補中書舍人李公芳廣女以是年九月十五日葬於先文康墓西南第三兒陸冢傍杖淚誌其遺事命次兒至書石納諸壙中寫余悲焉

著葬後八十一日余姪起夢著語之曰兄以著為眞

死耶著不死矣明日而遺腹子生名章金小字百常葢阮亭先生命之余所為壙誌中未之及也其後十二年章金又喪母所遭不造乃至於斯孤童樹立在乎自奮念章金今年已十五將進成人之列余懼其尚有童心也乃屬尹子山書書此册付之俾時時省覽用自刻勵云

亡妾薛氏墓誌

康熙二十年正月二十九日辰時商丘宋犖牧仲之妾

薛氏殁於京邸殁後五十一日命姪墉載其柩南歸以其月日葬於先文康府君

賜兆之西少南㷀誌其墓曰氏之父虹僑母髙氏本大名人流寓楊州其生也爲順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幼而沉静常隨父母過鄰園獨向林中摘橘橘樹忽起龍雷電交作父母以爲死矣氏故無恙自是心異之康熙五年余佐郡黄州内子葉安人不及從勸余置妾遂納焉時年十四瀕行其母泣語曰人家主母遇妾媵皆

寡恩吾今送汝心搖搖爲汝悲也氏曰是無難主母母也安猶女第恐女事母不得當耳未聞母無故罪女者復語其父曰爲人妾而父母數相往來非禮也顧父母勿復然至則歛然自下凡事一秉於禮加意女工酒食無紛華之好葉安人見而喜先母趙宜人尤篤愛常親爲沐髮望見余一手握其髮一手招余至告之曰此賢女也吾老人所僅見汝其善遇之趙宜人即世哭幾死葉安人偶病晝夜侍左右至廢寢食復以余善病長齋

繡佛每晨起籲天祝無恙者十餘年余近歲始知也余性好爲詩恆擁被吟哦偶燈下成一詩索筆硯不得氏從容曰筆硯固在恐公苦吟致疾妥匿之笥中矣其用心多此類隨余宦遊久一以廉潔寛大爲勸余近有尊罏之興則從傍慫慂之尤閨幃所難云曩生一子而夭辛酉正月二十二日生一子前夕見雙燈冉冉自天下大司成王阮亭先生命名曰鈞小字炬不謂氏於産後病瘮七日而亡葢得年僅二十有九悲夫死之日余以

刑部員外郎奉

命舁請

仁孝

孝昭兩后梓宮怱怱就道棺衾不遑親經理回顧七日

嬰兒呱呱在側此余所以涕泗沾襟而不能自已也嗚

呼余三年中一哭兒陸再哭長女兒著今又哭氏而為

之誌其傷心爲何如哉其傷心爲何如哉

青門山人墓誌銘

青門山人既殁之明年厥孤士豫士京衰絰涕洟持狀來乞銘曰先君葬有日矣抑此先君之命也憶余始識山人於黄州嗣開府江右山人數過從比莅吳則延致院署簿書之隙相與商搉今古意見多合觴詠往復殆將一紀今已矣微二子之請忍無一言志其幽竁以慰亡友於地下乎按狀山人系出宋大儒康節先生後康節六世孫依婦家來毘陵始爲常州人居武進縣之章湟里十一傳有諱銑者山人祖也考諱文燦嘗以家貲

贍其鄉里邑中稱爲善人山人幼穎敏讀書目數行下
藉藉有神童之譽甫十歲即隸籍學宮每試屈其曹耦
謂青紫可戾契致及省試輒不售山人於是發憤謝去
舉子業益潛心六經三史及唐宋諸大家之文鑽穴寢
饋梳爬剔抉久之融釋貫串大放厥辭理足氣溢醇而
肆簡潔而渾雄蓋山人根柢槃深而又甚疾夫世之爲
古文者摽敓丐貸影響依附故其於文洮汰鍛鍊粹然
成一家之言今所刊行青門集若干卷是也往余序山

人之集謂
國朝布衣之以文鳴者落落不少概見即有一二傳者
惟山人寔拔萃而出然山人起孤生不藉家世黨援刻
苦踔厲與之後先揖讓於壇坫之上而詩又特工又能
及身親見其詩若文流布遠近爲當世所指名以不没
於身後較之侯魏力倍難而遇過之噫可謂盛矣世競
惜山人阨於一第侘傺不得志以老若此者詎不謂之
厚幸歟山人内行淳備居親喪力行古禮又甞獨力創

始祖康節先生祠所費不貲皆取諸子錢家蕆事族子其有失身為豪家奴者山人捐金拔之歸與人交煦然以和中坦坦無城府意所不可即髯張面赤絕無濡忍阿附之習嘗往來京師有顯貴物色之者山人自矜重不先不往蓋其制行之卓卓者如此家故不貧有田一區在苕湖之濱歲有秔稻蔬菽之奉居則有山池竹木禽魚之翫其出而遊也特欲縱覽名山大川與一時偉人巨子抵掌樹頰廣拓其見聞以銷其胸中結轖抑塞

之氣故宇内名勝之地足跡幾徧所交悉當代第一流晚而倦遊詩文益恣肆瓌瑋令人愕眙震悼余方以此卜其松喬之壽而山人遽不幸死矣豈不惜哉山人姓邵氏諱長蘅一曰衡子湘字也享年六十有八殁於康熙甲申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配錢氏前卒側室高氏劉氏子男子二長士豫郡庠生高出次士京太學生劉出子女子二適管澄毛鋭孫男女若干人墓在某鄉某里之原窆以某月某日山人故嘗補博士弟子員已而入

太學試於吏部當得佐貳官絓名選人然非其所好稱青門山人從素志也噫世之稱山人者衆矣率翃其外而枵其中若青門者實乃不愧今新城王阮亭先生雅知山人稱其文爲荆川後一人長洲汪鈍翁先生以爲山人人品似陸魯望文章似柳子厚知言哉嗚呼是可銘已銘曰既畀矣孰閼之以弗昌於時有蔚不磨君獲則多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阮亭王公暨配張宜人墓誌

銘

新城大司寇王公以疾薨於家余旣為位以哭越三月孤子啓涑等以公與宜人合葬有日謂稔知公者莫余若乃奉具行述來請銘余與公生同庚仕同時謬以文章氣誼定交京師嗣是宦跡各天每歲郵筒往復商推詩文都不及世俗事相好無間者數十年昔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傷知音者希也余與公倡和久切劘攻錯辱附賞音聞公凶問惝然有棄琴之感矧年逼桑榆

舊遊星散忍無一言報公九原而違諸孫之請耶按狀公諱士禎字子眞一字貽上號阮亭先世自諸城徙家新城爲濟南望族代有隱德自潁川公以下三世皆以太師公象乾貴累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太師公母弟方伯公諱象晉以公貴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季子明經公諱與敕以公貴累贈如其官生子四公其季也公生有異禀初入家塾善屬對能五七言詩不由師授出語往往驚其長老年十一應童子試

縣府道皆第一十八歲中順治辛卯鄉試閘中定元三日旋改第六品格實駕元之上祖方伯公年九十一猶及見以家藏邢太僕書白鸜鵒賦賜之乙未中會試公欲專攻詩古文詞不與殿試明年省伯兄西樵公於東萊學舍晨夕倡和有作成囊戊戌殿試二甲謁選得揚州推官揚當孔道四方舟車畢集人苦應接不暇公以遊刃行之與諸名士文讌無虛日嘗因公事往來白門吳下詩日益工始自號漁洋山人漁洋太湖中山也庚

子秋充鄉試同考官名士多出其門𢿱海寇諸重案全活無辜甚衆又設法募諸大僚及衆商代輸欽贓二萬𢷤屬積逋一清癸卯冬充武闈同考官甲辰會元其首卷也官揚五年内擢禮部主客司主事與同朝諸名公爲詩會羣推執牛耳主壇坫時余自黄州通判入覲始與公定交如平生歡已遷儀制司員外郎旋榷清江關司船廠屛除陋規任滿遷户部福建司郎中壬子秋典四川鄉試歸途丁母艱服除補户部四川司郎中時

上留意古學特召公懋勤殿試詩稱旨次日傳
諭王某詩文兼優著以翰林官用遂改侍講旋轉侍讀
本朝由部曹改詞臣自公始實異數也
上令入直南書房放賜飲食文綺無筭尋充明史纂修
官己未冬典順天武闈會試先後三狀頭皆其門下人
豔稱之次年遷國子祭酒禁絕餽遺取士多髙才生士
以不出大賢門下爲恥首奏請定孔廟祀典依成弘間
儀制又請正從祀諸賢位號及增從祀理學眞儒又請

修經史舊板雖部議未允行而有功正學良不愧人師矣甲子冬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旋奉
命代祀南海禮成歸次遊廬山謁闕里復
命後一日即請假歸省俄聞贈公已先十日卒徒跣慟哭作孺子啼葢公生而孝友雖期功之喪亦必欷歔累日輒廢寢饋至性不可及也葬畢赴補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尋遷兵部督捕右侍郎充經筵講官
三朝國史副總裁其在督捕三年酌定條例奏請准行

意在和平寬厚不輕捷一人用杜州縣之擾軍民德之
辛未主試禮闈文風特盛壬申補户部右侍郎兼轄京
省錢法甲戌轉左前後官户部七年苞苴不入蕭然如
寒素尤爲人所難丙子春載
命代祀西嶽西鎮江瀆戊寅晉都察院左都御史正己
率屬務持大體仍
命直南書房編纂
御集會御史郭金城上疏請裁冗員下九卿議遂有欲

裁御史數員者公力持不可曰
國初設都察院御史至六十員後減至四十員及停止
廵按之差所存僅二十四員每至廵城監禮侍班等差
往往乏人余方欲題增數員豈可裁耶如論有異同余
必上疏爭之同朝韙其言事乃已是冬晉刑部尚書遇
秋審朝審平反矜慎民賴以不寃葢自理刑内擢以迄
副憲總憲會議多主寛和久有仁人之稱而司寇其尤
著者也辛巳春請假遷葬准尅期五月不必開缺

主眷之隆得未曾有行篋無長物載書數車以隨好事者爲作圖畫還朝未久以申告究抑一案失出罷官公即日就道送者塡塞衢巷莫不攀轅泣下歸葺夫于亭日事著述不與聞門外事四方求詩文者接踵至公亦灑然自得有請輒應人人饜其欲而去庚寅冬

上諭内閣詢順治年間進士在籍者已無多人念公老成宿望以公事罣誤特命復職公聞

命涕零扶病北向拜又草疏命子啓汸詣

闕馳謝
皇上眷念舊臣始終以禮如此唐太宗賜蘇味道詩君
臣千載遇忠孝一生心公足以當之矣亡何病劇伏枕
猶爲揚州居烈婦立傳口授兒子書之葢其居平不忘
宿諾大率類是公長身修髯無聲色博奕之好惟嗜讀
書公餘手不釋卷性好客坐上恆滿談言亹亹至夜分
不倦從不干人以私子弟應試雖門生故舊爲主司未
嘗以一言囑也又好汲引士類見人有一長稱之惟恐

不及以故遠近士大夫咸歸之嘗云余在九卿中薦舉人才甚夥率不令其人知之他如老宿孤寒藉齒牙以成名者不可縷指同年飩翁汪公性嚴厲不輕許可人多舍汪而就公謂如坐春風中也公元配夫人張氏鄒平人都察院左都御史謚忠定諱延登孫女鎮江府推官諱萬鍾女年十四歸公事舅姑以孝相夫以敬御下以慈其周恤公之戚友族黨也有脫簪贈珮之風客至必親治酒肴不以委臧獲不幸先歿年四十二二十餘年

甘苦憂患與共公每出使必有詩寄之其卒也悲悼逾

至自賦輓詩數十首至生卒年月詳具鈍翁所作志銘

中生子四人長啓涑歲貢生原任荏平縣教諭候補知

縣次啓渾庠生蚤卒次啓汸歲貢生原任唐山縣知縣

候補知州次啓汧歲貢生候選教諭女四人一適庠生

張秉鎮一蚤卒未字一字張秉鑾一字畢世漼孫五人

兆鄴兆鄭俱貢監生次兆鄂兆郢兆鄗孫女八人一適

庠生畢海瑄一適李可茂一適歲貢生韓澤吉一字朱

崇謙一字王惟治一字劉宗潞二未字曾孫祖導曾孫女字高紘緒公生於明崇禎甲戌閏八月二十八日亥時卒於康熙辛卯五月十一日酉時享年七十有八公弱冠稱詩五十餘年海内學者宗仰如泰山北斗其爲詩備諸體不名一家自漢魏以下兼綜而集其成而大指以神韻爲宗文亦出入史漢八家間及六朝有帶經堂全集三十餘種行世書法高秀似晉人雅不欲以此自多人以絹素求書輒令弟子代惟二三同好問答書

必親作其手蹟多藏弆之佘自乞歸後擬往來錦秋長
白間爲二老會而卒不可得悲夫今以某年某月某日
與宜人合葬於某阡銘曰一代風會必有總持鼎三不
朽自昔難之翳惟新城盛時羽儀剔歷中外卓卓有爲
壇主文壇建鼓樹旗特攺禁林默契
主知累司文柄式靡起衰冰霜清操山嶽弗移濟登九
列右有左宜風采巋然雅量莫窺終始一節㝷無餘貲
數命祭告以昌其詩等身譔述滄澥無涯百川浩浩於

焉匪歸雞林購紙蠻女織衣天假耄耋精力不弛帝眷舊德詔下巖扉為百僚法作多士師哲人忽萎典型其誰魚子山岡卜兆有期賢耦合窆佳氣萃茲奕世三公視此銘辭

祭唐六如解元

嗚呼先生間代文人蜚着謠詠一跌不振鎩鳳罥網叢蕭郭蘭詩酒放浪書畫絕倫徉往箕踞逆藩不磷曾百餘年馬鬣就湮蛇遊豕聚晝鴞宵燐犖仰止高風凭弔

愴神殘碑洗剔一抔僅存乃飭有司封樹表阡桃花流水有亭翼然公神來遊駕虯驂雲髣髴文祝驂驔後先翶其格思酹茲一尊尚饗

祭葉淑人文

嗚呼憶余與淑人結褵閱五十載而宦途之暌隔者蓋及二十年歲之甲戌相見吳門笑言晏晏握手覼縷謂余髮之種種而君亦衰顏自今以往庶相莊於白首樂骨肉之團圞而何意星霜三易忽焉弃捐余灑泣而述

君懿行將託之文章以永其傳嗚呼余口茹蘖余腸轉輪撫棺一慟有淚如泉嗚呼哀哉尚饗

祭青門山人文

嗚呼長嘯宇宙歎高才之陵替而歔欷況乎平昔交遊之素一旦音容潛翳而不可追惟君以布衣之雄操數寸管與鉅公名卿分席於詩古文詞掉鞅壇坫之間拍肩把袖竝道而爭馳余始識君於黄州官舍贈我以射虎之詩江右相逢爲君論定名山之業洎懸榻於平江

使院與君交者前後四十餘年於茲君少負逸才長探載籍沉浸醲郁乃大放瓊琚而惟所欲施懷寶被褐一出而隱然名動乎京師諸公折節定交恐後怱神往於蓬萊海市之奇恣情山水跡半天下以震發其胸中磊落恠偉之英思度大庾陟匡頂泛洞庭溯桐江而徘徊乎孫山之側者久之筆牀釣具浮家不果乃領清秋之幕府以來歸握手一笑曰小滄浪可以棲遲惟是論文講藝戰詩鬬茗舍此而我勿與知樽開芍藥之圃月滿

芙蓉之池二三文士相與吟嘯而追隨君也掀髯高唱酣嬉淋漓嗟肺氣之寖劇致腰脚之增衰草堂卧痾經時閲月悵錦字之何稀分藥物於官閣推仙根於帝賚願神明其爲我扶持創設籃輿從容輦致覽清德之新構啓賜果之園扉而如行乎山之隩與水之滸憶去年之今日張樂開宴演侯嬴之軼事會孝彦以行危君於其中翛然祭酒諸君子咸屬目而瞻依余方謂晨星落落幸

如君者猶庶幾靈光之不泯而碩果之長遺何圖季夏之日一見於毘陵舟次遽此生覿面之無期嗚呼死生夢覺君久已浩然觀化解脫而無疑緬五眞之幻影則意者君之英魄靈氣不隨春風秋日耕煙釣月即長在乎蕉園之三尺或向五嶽而遨嬉惟立言之不朽足以穀其令子而亦又何悲余所以不能爲太上之忘情者興哀於文人彫喪故交零落不禁臨風灑淚以淒其嗚呼哀哉尚饗

西陂類稿卷三十一